

漢

書

疏

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遷為後將軍少府

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
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
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臨古曰湟水出金城
臨羌塞外東入河湟

水之北
是漢地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
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

是後羌人牙緣前言抵胃渡湟水

師古曰胃音莫北反

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毋令解仇

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恐怒亡所信鄉

師古曰恐中國訶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

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

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虜並出絕轉

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逆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步朗反

劉奉世曰竝猶俱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
曰竝也何頌曲解下文分兵竝出又當為且
耶

通轉道津渡

宋祁曰渡姚改作度

稍引去

宋祁曰當更添一稍字

欲以歲數而勝微

師古曰久歷年
歲乃勝小數也

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
誰不樂此安便也

將軍誰不樂此者

日知錄曰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
為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

師古曰釋廢也

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

言願得復還故地

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難用兵辟故也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美虜故田

宋祁曰姚刑故字

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

居民得並田

作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

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

又大井小井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井本意是以大小井有此言也

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耶元康五年
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
謂無所信鄉耶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
爾

如是蘇後復發也

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

宋祁曰校當作効

輒下公卿議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多斬首獲降

宋祁曰獲作坐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
疑是紀誤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宋祁曰湯浙本作陽

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

宋祁曰橐籥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宋祁曰庭改作廷

漢命虎臣

李善注文選本武作虎

辛慶忌

容齋隨筆曰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

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由奴西域敬其
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鄉在前曾無一人
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與欵侯戰

宋祁曰欵改作翎

遷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
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
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
著車去騎為車將也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日知錄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
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通是為淮南所憚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劉敞曰衍災字

秦將軍白起郿人

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

西京雜記曰年十四好學書嘗棄飯而歎曰

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宋祁曰蘓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
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棣移郭璞
注云似目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
作移

授石拔距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地
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
力掣之

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擊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

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
疑作漢 愚按於文罪字為長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
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
事成事者意皆同

屠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殿五重者誤

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師古曰臬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耶文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

劉敞曰臬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臬善闕故云臬俊猶言臬將也

總領百蠻懷柔殊子之所長憑無以喻

師古曰言子思

施深長當不待已曉皆也

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

長惡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亦足以復馬門之跼

應劭曰跼隻也會宗後沛郡下為馬門又坐法免為

跼隻不偶也

劉放曰由沛徙馬門非跼也謂免官為跼耳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羗

爾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

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交

反

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邨本無必字

今乃承顏接辭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

深接以禮意

宋祁曰意南本作適

毋怒為之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

今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

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東海鄭人也

愚按說苑貴德篇云東海下邳人

孝婦事我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

養我

其後姑自經死

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前太守彊斷之

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
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
宣帝立

宋祁曰浙本作宣帝即位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

容齋續筆曰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
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
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
以為無反事乃得救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
救但申理犯彈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
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
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
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
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飲酒益精明

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
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
一事爾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日知錄曰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于大麓
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
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

韋帝即位以太傅趙
肅太尉年幼並錄尚

書

事

孝行聞

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

廣德為人溫雅有醜藉

蘇鶚演義曰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刊誤補遺曰按醜藉之意大槩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醜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皇侃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衆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損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

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疏謂薦
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温

藉之意顯矣

陛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

衆不得入廟祠也

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
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
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貴辭如此

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

韋孟詩云縣車之
義以消小臣也

劉放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
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宋初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
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因學紀聞曰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
平遠甚班孟堅其志諸乎

遷東平太傅

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

作博

哀鰥哲獄

師古曰哀鰥哀恤鰥也哲獄知獄情也

劉奉世曰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

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

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

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

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

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斃獨意義自不同也

補遺曰按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
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
然哀矜哲獄判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
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矜寡以大傳哀孤獨
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此文如此非後人所
增也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
矜矜古字雖通而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矜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矜又
自各義 日知錄曰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
傳中有哀矜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為明

哲之哲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黃氏日鈔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
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
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子陽
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吉
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困學紀聞

曰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蘓章曹竟不

仕於莽

見龔鮑傳

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

宣同志不莽時

見卓茂傳

王皓王嘉并弃官

見李蔡傳

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

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蕭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

君為不忠

師古曰月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

刊誤補遺曰按山谷尺齋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

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之論可以一
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
則猶有說所諫謂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
所諫乃遷鼎耳左傳曰武王遷九鼎于維也
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尼之屬是
也餓于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
書所言亦見于呂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為
傳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實之歎微孟堅之書
豈特二子受誣且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耶
顏監號為孟堅忠臣乃引用史記本語實之
大非班氏本指烏在其為忠臣也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當作角字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常璩華陽國志曰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家谷

口世號谷口子真亡漢中興立祠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千萬餘言

愚按隋書經籍志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陸德明列于釋文曰遵作指歸十四篇演解
五千文

舉茲以旃不亦實乎

愚按自楚兩龔之絜至此凡法言問明篇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

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車

有道之車

也故傷之

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剋剋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 宋祁曰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不為誤

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

宋祁曰一本無也字

朝則冒霧露

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登而上聞

宋祁曰登疑作發

不能無情

宋祁曰情疑作愔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

慎毋有所發

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

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值

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是以貪財誅利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利

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為犬豬所食

宋祁曰浙本無所字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充徭
役

漢制考曰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况之

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

漢制考曰酒入注卷今謂之官人古者從坐
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
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疏侍史官婢舉漢法
言之或曰官女者漢時有此別號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劉敞曰百姓下多者字 宋祁曰去者字

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

習學記言曰貢禹匡衡郊廟議其禮可言而
其時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先有進而無退
故先王之禮嚴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

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于一時之意及後文物議論既盛方擬禮以抑俗損其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旌其雜也至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時好蓋猶在禹黜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為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

然通儒或非之

宋祁曰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更

宋祁曰補字下疑有出字

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

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

行道舍傳舍

孔武仲雜說曰龔勝邠漢乞骸骨詔謂之蒼
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
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
驛如此之嚴也

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

師古曰若葬多設
器備則恐被掘故

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
栢及非祠堂皆不隨俗

劉放曰勝意一奠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
種栢作祠堂 日知錄曰古人族葬勝必已
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
堂則是動吾冢也 蓋以朝代遷革一切歸終
之禮俱不欲用 愚按水經注曰泗水迺奠
勝墓南墓碣尚存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困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
燒膏以明自燭羣以羽歿身蚌以珠致破漢
書楚老父之言本此 閻若璩曰文子引老

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愚按水經注彭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師古曰共讀曰供

劉奉世曰共讀如字

豪強大姓

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

合尸鳩之詩

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三輔委輸官

師古曰輸音式俞反

宋初曰注文翰景本作式喻反

極竭髦髦之思

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大不敬不道

宋初曰南本無不道二字

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

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 愚按宣

及何武所謂漢忠直臣不附已者此下不當

有與宣女壻四字

宣不知情

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

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
虛偽名

愚按王莽傳稱尊為太傅身短衣小袷乘牝
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公孫祿曰
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增名位賊夫人之子
所謂被虛偽名也後與莽死漸臺下

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宋祁曰由字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
猶二字 愚按有亦猶二字則於文不順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國自承韋

水經注曰韋城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
曰夏伯承韋之故國 路史國名紀曰陶唐

氏後防姓韋也見世本

黼衣朱紱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

弗字也故因謂之緩

字又作黼其音同聲

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

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

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師古曰迭互也自言承韋
代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

愚按孔穎達左傳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
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
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
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
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
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立累後也昭二十
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
更豕韋之後杜註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
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承韋氏又毛詩箋云韋承韋彭姓也孔疏云鄭語云承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與為伯也據此則承韋氏與大彭非二但中更興廢耳師古所謂互為伯於殷商謬矣

王報聽諧實絕我邦

德初曰王報周末王德受諧絕承韋氏也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德初曰言自絕承韋氏之後政教逸滿不由王者也

劉攽曰予謂王報時詎有承韋哉有承韋亦

非王報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周之逸政久矣不由報也蓋此詩為不曉其

其祖者 容齋四筆曰 觀孟之自叙乃祖而
求疎如是 周至赧王 僅存七邑 救亡不暇 豈
能絕侯邦乎 周之積微 久矣 非因絕承 韋一
國然後 五服崩離也 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
又從而實之 尤為可笑

勤誤厥生

宋祁曰 誤浙本作啖

迺眷南顧

師古曰 高祖起在豐沛
於秦為南故曰南顧

劉奉世曰 秦視沛猶在東北 安得云南也 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 故云爾

追思黃髮

師古曰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歲月其循年其速者於昔君子庶類於後

宋祁曰昔一作赫

日知錄曰孟自言年考

慕昔之君子垂令名於後歎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苟且陋則此為孟之自述可知

豈不牽位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擬史館

本改作幸

越遣于魯

宋祁曰透當作卷後遷絕同

寤其外邦

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

心其好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

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

道子黃金滿羸

宋祁曰羸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

刊誤補遺曰按方言羸憊也齊楚陳宋之

間謂之蠶滿蠶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僭耳史
文傳寫誤加偏傍諸家遂以行器名之淮南
書蘇秦蠶蓋項羽贊蠶糧並同此義而僭字
後多異說蒯通傳守僭石之祿應劭曰齊人
名小甕為僭貨殖傳漿干僭孟康曰僭罌也
師古曰僭人僭之也要之人所負僭皆可謂
之僭不必有罌甕之拘

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宋祁曰與殺作輿 日知錄曰下如爰盎傳
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玄成在官聞喪

宋祁曰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
恐子傷高

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
玄成不得已受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
棟棟其則

宋祁曰棟棟疑作逮逮

無爪頸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建昭三年薨

厚
憑按褚先生續史記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

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毅作於

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江浙本並無地字

四方同執蠻貊貢職

師古曰同執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各以其職來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祭天以其祖配

宋祁曰配字下毅有之字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宋祁曰帝字上毅有皇字

賓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

所古曰一體謂俱為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劉敞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

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賁字上疑有明字

上詔問衡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衡惶恐

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詔中朝臣具復雙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諸廟皆同文

容齋隨筆曰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
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
與金縢之祝策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
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 愚按
毛詩烈祖疏引吳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春秋公羊御史
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
非尊德之義班氏皆不取疑皆在此時所議
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國世世奉祠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文獻通考曰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

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謂

獫狁最彊

宋祁曰執浙本作九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宣字上景本有周字

裂白奴之右臂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臂作肩

四岳無事

宋祁曰四殺作西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文獻通考引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

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大戊曰中宗

師古曰太戊
太庚之子

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

殷湯周文

劉昭後書祭祀志注曰蔡邕表志曰宗廟迭
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傅
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
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
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 宋祁曰文字

下疑有王字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因所為其
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因亦具類

以示後人而或者同
蓋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 宋祁

曰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後遷河南太守

宋祁曰浙本遷字下有為字

父繫踰冬會赦出

宋祁曰繫字下我有之字

子復為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謬也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猷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收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

困學紀聞曰文子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

雖爭屯田車師

宋祁曰浙本無屯字

山澤波池

師古曰波音陂

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

亡六年之蓄

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

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

帥繇先帝盛德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必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

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

執繩司下土

宋祁曰浙本無下字

所繇生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下類此

宋祁曰注文繇字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

字

及罷軍卒

宋祁曰罷音疲

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

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

豈宜褒顯

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

字當為直宜褒顯

上躬親政

宋祁曰親字下毅有治字

上將使人加紳而封之

愚按說苑復恩篇作加紳

輒子長休告

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

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疑作隳

西曹地忍之

李奇曰地由第也

宋祁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謝改作由注來

也字疑作耳

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

繇是益賢吉

隋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

逢人逐牛

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

吉止駐

宋祁曰駐字疑作騎

未可大熱

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

職當憂

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

子頭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候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

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衆本添皇字

吉謂守丞誰如

孟康曰郡守丞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

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後少內畜夫白吉曰

漢制考曰職內疏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
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
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
言之少內歲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
少為名

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見莊子盜跖篇師古引韓詩外傳

蓋聞褒功德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眚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眚

師古曰漢之次
錄又不作眚字

宋初曰決錄浙本作快歛

少時好快

宋初曰快字上疑有游字

下民之象

宋初曰象字下疑有而字

夏侯勝

宋初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

升或式證反一作升澄反

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宋初曰王字下疑有時字

勝當乘輿前

宋初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安世實不言

宋初曰言字疑作泄愚按作言字亦得

惡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宋初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
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賜爵閔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閔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南平氏羌

劉奉世曰氏羌不在南恐誤

褒周之後

宋初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

物故者半

宋初曰者字下覵有過字

曩者地震北海琅邪

宋初曰曩字覵作迺字

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尚書疏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
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論語疏曰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

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

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

愚按儒林傳言兄子此言從父子故師古以為從父昆弟之子也

王共其資用

宋祁曰王字上更有梁字

有詔許增秩留

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

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初曰別本作六十四卦

房用之尤精

藝文志攷證曰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
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
有六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
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蠲封
穴戶夕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蠲穴
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震林
三統曆引易九危左氏載筮辭大有之乾曰
同復乎父敬如君所蠲曰千乘三去三去之

餘獲其雄狐復曰南國感射其元王中厥自
其解皆韻如焦林之類

好鍾律知音聲

愚按後書律歷志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
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
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
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二皆三生二以下生
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
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

能以往知來耳

宋初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鉉改往
知來非是

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已上

文獻通考曰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
始以是為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
人於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
則必點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
又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

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
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
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
宅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
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隳矣此所以未饒
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息卦曰太陰消息卦曰太陽

宋初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息卦曰太陰

蒙氣復乘卦太陽使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使色謂大壯也

劉敞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

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皆持東與淮陽王

宋初曰與疑作予下文同

知益為害

宋初曰知當讀作去聲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壯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
宋初曰注文故多好多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
云多所好故為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

貪狼

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師古曰傷者以為子外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

以為學者雖云只取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與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日其理必亡矣

謂德能消殃也

劉攽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

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耶言夏殷

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

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

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

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補遺曰按周天和

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養洪表昆吾
之稔杜蕢有揚竿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始
後昆商鑒斯在此詔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師
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忘日為言皆不聽達
則達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屏亡國之
社謂之戒社刻亡國之爵謂之罰爵而又以
亡國之日為忘日者欲後之人見其社舉其
爵當其日則必為之惕然知懼而不敢肆斯
所以養人主之心術者歟且天大雷電陰陽
相薄之氣耳雖夜必為之正冠而坐日月相

遇則食亦數之常耳必為之變服所以養其
畏天之心也獻賢能之書毋拜可也必再拜
而受歲終受諫毋齋戒焉亦可也必為之齋
戒所以養其尊賢納諫之心也凡此皆近于
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謹者世有言天變
不必應以文而苛禮可略者皆不達於此乎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刊誤補遺曰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
天陰建於甲戌按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
云知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按是年丙

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為太歲之外別有太陰且并二年所言䟽為四年事也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䟽并列於二年

六情更興廢

風角書曰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鈞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

哀行公正樂行奸邪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藝文志攷證曰卽類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

隅之風以占吉凶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

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晉天文志京房

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于月旁

隋志翼奉風角要候十一卷翼氏占風一卷

京房風角要占三卷風角五音占五卷郊祀

志注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

北方壬中央戊

壞敗縣道縣

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
縣字衍 宋祁曰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縣道
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
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
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詩有五際

詩攷曰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舍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
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析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
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
聽二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
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汎歷樞云大明
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
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刊誤補遺曰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迺正
月暴風張晏謂歲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
復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定於甲戌孟康謂太

歲在于按奉先上封事論暴風竇初元元年
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竇初元二年歲
在甲戌張晏既以前一事為初元二年孟康
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疊此二誤顏注不
一恭攷何耶

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
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
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宋初曰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孝武園白鶴館

宋初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百姓洽足

宋初曰洽疑作給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考

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

劉敞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

八舍

地氣大發動土竭民

宋初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

河不用其道

宋初曰河字下疑有決字

日月光精

宋初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拔擢天士

晉灼曰嚴君平言師于天士天士應宿台禹之臣也

宋初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賞公養士四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宋初曰聞字當改作聞 愚按聞者二字屬

上句讀不當改

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

宋初曰謂繞惑之

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蜿數作

文獻通考曰按尋所對如此然哀帝時日食
凡再俱見於史而此所言日無精光邪氣連
昏之事則天文五行志俱所不載云

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初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

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
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

也日陽失光
明陰得施也

宋初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桀得施

也

營惑往來亡常

劉敞曰營當作熒

貫尾亂宮

蔣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

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熒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

宋祁曰注未疑火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火入室金上堂

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官也

宋祁曰注文兩官字下疑有官亦室三字

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宋祁曰注未當有細字

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作春

月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宋祁曰小字疑作火字

夫以喜怒賞罰

宋祁曰罰疑作誅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劉攽曰衍一覆字

得道不得行

宋祁曰下得字可刪 劉攽曰得道不得行

下得字衍

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劉敞曰當云制詔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宋初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大異連仍

宋初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惟漢至今二百載

宋初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

是為過矣

宋初曰為字當作謂

光祿大夫毛莫如

愚按毛當作屯詳見儒林傳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

先風告建不改

宋初曰建浙本作及

中貴人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

同當以服說為是

郡大姓原褚

宋初曰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
相斥曰訐

宋初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
斥疑作告而相斥

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

宋初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
遣字初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
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為長楊

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

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初曰越本無也字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

宋初曰給字疑可刪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宋初曰浙本作獄史

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斧斲其門闕而去

宋初曰或無其字

丞相史逐去

宋初曰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

尉吏禹

宋初曰吏越作史

丞相不聽

宋初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

宋初曰突字新本添

司直蕭望之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作司直繁君繁延壽為
司直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不可據也

使得牧養小民

宋初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

廣漢雖坐法誅

宋初曰景劭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公廉不受餽

宋初曰受餽下有遺字

後去居家

宋初曰浙本作家居 愚按大德本去下有

吏字

除補卒吏

宋初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

歷守郡中

宋初曰中字一作守

高至於死

日知錄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燕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覺山漢左馮翊韓延壽墓在焉五華漢泉翠峯仰山諸峯環之如

屏 劉侗帝京景物畧曰罕山志稱韓家山
漢循吏韓延壽家焉罕韓音譌也俗呼黑山
滙黑罕音又偽也

亦皆自繫待罪

宋初曰自字疑作同字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初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宋初曰繇字下疑有役字

皆疇其庸

宋初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
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
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夫近臣自危

宋初曰危字疑作疑字

天子微敞拜滕東相

宋初曰滕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趙廣漢奏請令
長安游徽獄史秩百石

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
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

尤異如此

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初曰臣字可刪

長安中傳京北眉懽

宋初曰懽音嫵媚之嫵音舞

然終不得大位

宋初曰或無終字

安能復案事

宋初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

舜當出死

宋初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

便從闕下亡命

師古曰從輕法以
免也便音頻而反

愚按下云使者即家在所名敝則敝自還其
本縣邑也所謂亡命者下所云吾身亡命為
民是也不乘高車駟馬耳

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初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待罪京兆

宋初曰當作京兆尹

傷化薄俗

宋初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宋初曰殿屋一無屋宇

守太原太守

宋初曰當作徙守太原

太原郡治

宋初曰當作郡清靜

火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宋初曰當作火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為郡決曹史

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予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

妬管我

宋祁曰妬當改作詬

後上行幸雍過魏

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魏過美陽魏字是史氏誤日知錄曰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魏在陝幸雍何得過魏當是過美陽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魏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初曰浙本無則字

賢為上

宋初曰當作以賢為上

丞戒之戒之

宋初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愚按無丞

字較優

上以尊為郡令

宋初曰刊誤改媚作鄙

行部至邛邽九折坂

水經注曰嶧山邛嶧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
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
王子陽按轡處也

奉璽書至庭中

宋初曰庭當作廷

顧但負貴安能勇

宋初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初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

刊誤補遺曰按覲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
而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漢以
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
坐長左而北向師古者左者以左為尊或謂
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匈奴尚
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
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隨於陰陽若坐
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
下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
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

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為禮而其生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烏知禮意哉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宋初曰浙本作相比詐

行臨到

宋初曰當作行臨時

乃下御史丞問狀

宋初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獨選賢京兆尹

宋初曰賢字下有行字

旬月間盜賊清

宋初曰一本作盜賊清淨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

司隸遣假佐放

宋初曰浙本注文給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

言佐也七字

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

宋初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張忠也

功效日著

劉放曰日當作日著字衍

劉放說同

翦張禁酒趙

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晉灼曰翦張禁酒趙
放此二人作翦作酒

家之

宋初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子
按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
箭乃安 愚按游俠蓋章傳云殺章及箭張
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二年莫能禽討

宋初曰今越本無討字 愚按大德本作二

十年

皆前所稀有

宋初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

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初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初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

宋初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兄子闕拔刀欲剄之

宋初曰到一本作刺

建畫為此議

宋初曰浙本無為字

誅不制之賊

宋初曰浙本作詩不制之賊

誠國家爪牙之吏

宋初曰江浙本作誠國爪牙之吏

制於僥人之手

宋初曰一作仇人之手

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宋初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 劉奉世曰

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

違象龔滔天也

當獲選舉之辜

宋初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爭叩頭救止尊

宋初曰邵本無尊字

立不動

宋初曰立字上親有尊字

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初曰浙本英作莫

不自激印

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為健

宋祁曰印音昂為是

後章仕宦

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小女年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
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 宋祁曰可十二猶
言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

我君素剛

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寬饒視事素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劉放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

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侯
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

許應元曰上奏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
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

先置衛者當出則置其宿衛之事也不拜一事出先置衛上奏辭一事自此正焉總結

坐皆大笑

宋初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愚按景文此說

誠迂坐下何可著者字

而為凡庸所越

宋初曰庸疑是庶字 浙本作庸

不畏彊禦

師古曰彊禦疆

梁而禦善者也

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

雅云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杲曰循一作修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詘師古曰挺然直說
言雖執直道而遭

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
志不屈撓也挺音吐昂反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

宋杲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容齋四筆曰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
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

天下台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
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
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千五帝吾將官
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韋記
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
家天下之語

上書頌寬饒曰

師古曰頌
謂稱其美

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然後却就斧鉞之銖

師古曰
却退也

宋初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免虜中和

宋初曰免越本作勉 劉奉世曰免當作勉

修法度

宋初曰修疑作循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
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

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

然後百僚在位

宋初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作使
百僚在位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宋初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
浙本無

衆共之

宋初曰衆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曰張

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
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表並以爲鳴犢
實犢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用耳今未

等指舉殺鳴犢一
人不論實犢也

容齋四筆曰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
為實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
犢其不同如此

逆天人心

宋初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初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皇太后父同產子

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寶為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迺制詔丞相大司空

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今賢等便僻近臣

宋祁曰僻當作辟

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

愚按外人姦其婢而殺之林卿未為過此直

婢壻耳方言所謂男而婦婢曰減也

即且遣吏奉謂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為弟請一等之罪

通考曰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劓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笞代劓剕其後復減笞數定蕃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為嚴酷死刑至多寔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減死鉗為城旦春何並傳並為潁川太守

時鍾元為尚書令元弟威為郡椽減千金並
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蚤就髡鉗
並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
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
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一等即入於
死而笞箠所以代剗剗者不聞施用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
謀妄相託附乃

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
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

愚按師古之言蓋譏蕭子顯姚思慮諸人也

南齊書高帝紀云蕭何子鄴定侯延生子侍
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
史大夫望之梁書武帝紀亦同師古不領史
職而同時作史人皆有斯說故於注漢一詳
辨之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

儒林后倉傳倉通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愚按望之東海蘭陵人倉東海郟人當云

同郟不得云同縣也

又從夏侯湛論語禮服

何晏論語集解序曰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愚按禮記喪服小記疏云除喪則已蕭望之云獨謂于未善也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宋初曰注文通字疑是遍字

躬吐握之禮

宋初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兜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

宋初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

及御史大夫魏相

宋初曰浙本無及字

唯明主躬萬機

宋初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

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秦聞

即見趙權

劉奉世曰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

爾劉敞
說同

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宋初曰乎一作矣

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

宋初曰浙本改財作昧

敞備早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時
服至朝皆著早衣

愚按戰國兼左師觸讐言於趙太后曰老臣

賤息舒祺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敞

謙辭耳言以小臣備宿衛也

將大困乎

宋初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以興兵擊之

宋祁曰浙本無興字

劉攽曰當云以軍興

兵擊之

卿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

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

謂為弟耳

侯年寧能父我邪

劉攽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

也 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

之之辭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宋初曰如字疑作加

愚按大德本如字上

有宜字

書曰戎狄荒服言其未服荒忽亡常

師古曰
逸書也

愚按禹貢五百里荒服正義引王肅云政教
荒忽因其故俗而名之然則望之正用禹貢
非逸書也

今出視事

宋初曰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頭周使高

宋初曰恭顯因使高毅作恭顯乃因史高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初曰越本車作軍字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忽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

宋初曰注文忽字越本作怒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

衣男子耳何須名我詣曹乎

愚按男子猶言大夫耳有骨氣不肯挫也顏

注非

以鄴名賊梁子政

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

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 日知錄曰名

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

乃以三公使車載有入殿中受策

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

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為字

會病不及賓贊

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

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

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宋初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馮母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

愚按馮母擇秦太將馮去疾右丞相馮劫將

軍皆見史記

讀兵法

宋初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都尉宋將

宋初曰宋字疑是宗字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

劉放曰此馬名曰象龍也

上善望之議

宋初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再三發鞞

如淳曰鞞音而胤反

宋初曰注文而胤字疑是如腫字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

云領兵屯曰不言討賊

宋初曰萬二千人浙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

上疑有為字

不須煩大將

宋初曰須字下當有復字

百下百全之道也

宋初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

及呼速索疇種

劉奉世曰呼速索則呼速累翠于所將五萬
衆未降者也疇者匈奴傳所謂西疇君長數
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未降
今使征羌

必有成敗者患

宋初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

千秋嗣後

宋初曰後疑作侯

春秋之義亡遂事

師古曰無遂早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

宋初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駁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亮

宋初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

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

宋初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詔恩不得浙本

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下溼病痺

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

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以中山王見廢

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